



六二

東
林
光
曼
四十八卷

服部文庫
117
196
15



117
196
15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四十八

魯昭公四

梅谿林堯叟唐翁

經四年**癸亥**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

之○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

顛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

申申楚縣○楚專合諸侯始此以楚莊之賢

有二國楚之得志於中○楚人執徐子書執

杜云楚靈王始合諸侯
杜云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

危會申之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

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都

宋不在執齊慶封殺之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故稱齊遂

滅賴 ○九月取鄆鄆魯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冬十

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許悼公楚子朝于楚

止之楚靈王止許男與俱田遂止鄭伯遂止鄭伯簡公復田

江南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許男與焉南故言復田復浮去

許男與於田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楚靈王與晉預

諸侯使椒舉往晉求之二君待之鄭許二君留楚待之椒舉致

命椒舉致於晉曰寡君使舉曰言楚君使椒舉之命於晉

曰君有惠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

晉楚之從言從晉從楚交相見也交通往來相見以

歲之不易難歲時之艱寡人願結驩於二

三君欲得與諸侯相會謀事補闕使舉請間使舉請其間

如字 又君若苟無四方之虞音閑 虞君若無四

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願假借晉君之威寵以致諸侯

侯欲勿許晉平公司馬侯曰即晉女不可

言不可不許楚請楚王方侈楚靈王天或者天意

欲逞其心欲逞快楚以厚其毒使楚靈毒

而降之罰而後降楚未可知也天意未

其使能終其使楚靈亦未可知也天意亦

晉楚唯天所相晉楚二國惟天意所不可

與爭吾不可君其許之勸晉君其許楚之請而修德

以待其歸增脩晉德若歸於德若歸於德靈終

歸德吾猶將事之我猶將屈况諸侯乎况諸

侯而不若適淫虛適若楚靈終楚將棄之雖

國猶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又誰與我曰吾

公晉有三不殆始危也言晉其何敵之有其力

其誰能我國險表哀山河而多馬其北產馬

齊楚多難難齊楚多莫弒之禍是多是有是三

者有如此三何鄉而不濟無所往而不濟對

高國曰爭之字下

也

曰女齊恃險與馬言為國者不恃有德是

三殆也是二危非三危也四嶽東嶽岱山在兗州西嶽華山在雍州

南嶽衡山在荊州三塗山名太行轅轅嶺北嶽恒山在冀州

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豫州中在始平南在武九州

荆山在新城下在始平荆山在武之險也此天下之險也

是不一姓無德則滅亡其地燕代馬之所生其地無與國焉未

其地有興恃險與馬不可為固其地有興恃險與馬與多馬不可為固

也皆不可以為從古以然從古以然是以先王

務脩德音是以古先明王務脩其盛德之音以亨神人通

也幽則德通於神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明則德通於神不聞其務險與馬也

見險馬之鄰國之難凡鄰國之有患難不可恃

可虞也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或國

難生其散畏啟其疆土疆土或無難難生其散畏啟其疆土

以喪其國或國家無難生其驕慢使失其

守字失墜其官守土守若何虞難若何可

守字國以四陸為守若何虞難若何可

守字國以四陸為守若何虞難若何可

守字國以四陸為守若何虞難若何可

守字國以四陸為守若何虞難若何可

之難齊有仲孫之難仲孫即無知而獲桓

公由之入國小白至今賴之齊國以與至晉

有里平之難里克平鄭事而獲文公文

公重耳由是以為盟主至今為諸衛邢無

難衛懿公與邢侯敵亦喪之閔二年秋滅

年衛故人之難故他人禍難不可真也不可真

恃此三者恃此險馬而不脩政德而不脩

其明亡於不暇滅亡之禍又何能濟能又何

業哉君其許之勸晉侯從紂作淫虛紂作
淫虛之文王惠和和文王脩德殷是以隕
殷以不德周是以興而興以有德夫豈爭諸
侯與亡惟在於德乃許楚使晉侯乃許楚
使叔向對使叔向白寡君有社稷之事
君以社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春秋
音現諸侯君實有之楚所自有何辱命焉
命于我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遺舉晉侯許

之許昏楚子問於子產 子產時從鄭簡公

曰晉其許我諸侯乎晉其肯許我否 對

曰子產許君必許晉君少安 晉君安於小

不在諸侯志不在於 其大夫多求其諸臣

求莫匡其君莫能匡 在宋之盟襄二十七年

盟又曰如一晉楚 若不許君若不許以 將

焉用之安用宋盟 王曰靈王 諸侯其來乎

對曰子產 必來諸侯 從宋之盟

從宋盟交承君之歡承楚君歡 不畏大國

不畏 何故不來何故不來 不來者若有不 其

魯衛曹邾乎其魯衛曹邾 曹畏宋曹逼於宋

邾畏魯邾逼於魯 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

而魯衛畏齊之逼 唯是不來唯是四國 其餘其餘

諸君之所及也楚君威力之 誰敢不至誰

聞命而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然則凡我之

無不可乎無不可以 對曰求逞於人也求

名雅釋天云北陸
虛也西陸昂

入以不可人必與人同欲欲盡濟濟事

○大雨雹見經季武子問於申豐申豐魯大夫

曰雹可禦乎雹之災其對曰申豐聖人在

上聖明之無雹天不雖有雖有不為災亦

為災患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

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覲而出之謂奎婁昂畢

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夏三月周五其

藏冰也當日在北深山窮谷深山窮谷固

陰沍寒沍閉也固陰沍寒陽於是乎取之

必取積陰之冰所以其出之也乃奎星朝

朝之祿位朝廷之臣食賓食喪祭賓客享

若於是乎用之公私皆得用水其藏之也

賞藏冰黑牡也秬黍黑黍也以享司寒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其出之也

及出冰桃弧為弓棘矢以除其災

至尊除其凶邪其出入也時必以其時

食肉之祿

謂在朝廷治其冰皆與焉

之用也

大夫命婦

凡大夫之喪浴用冰

與音預

祭寒而藏之

而藏冰獻羔而

皆得用冰

啓之

謂二月春分獻公始用之

出而畢

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自命夫命

婦命

至于老疾

至于羸老無不受

冰

山人取之

縣人傳

之

輿人納之

隸人藏

隸人亦賤

之

夫冰

以風壯而堅

而以風出

其藏之也

周其藏冰也

其用之也

徧

冬無怨陽

過則冬

夏無伏陰

陰不伏則

春無凄風

也春無寒風

秋無苦雨

雷出不

震

無

癘疾不

降

民不夭札

夭折為天

今藏川池之冰

今既不取深山窮谷棄而

不用有餘則棄之風不越越散也而殺陽失序風

殺以害物雷不發雷不發舒而電而震震擊以害物電

之為蓄積陰為災誰能禦之誰能禦止七月

之卒章冲風謂七月詩卒章曰二之日擊冰

祭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藏

冰之道也備於此詩○夏諸侯如楚楚求

魯衛曹邾不會果如子產言曹

邾辭以難為難公辭以時祭魯

時祭衛侯辭以疾疾為辭鄭伯先待于申鄭伯

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會諸侯于申見經會

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所聞諸

侯無歸常依歸禮以為歸依歸之今君

始得諸侯專合諸侯其慎禮矣惟在行禮

雷朝之濟否與不成在此會也映在今夏

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鈞臺在河南陽

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

諸侯周武有孟津之誓武王誓諸侯於成

有岐陽之蒐岐陽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周

陽康有豐宮之朝豐在始平縣之東有靈

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壽春東北周

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

年君其何用君謂靈王當於六王宋向戌

鄭公孫僑在在會諸侯之良也言二子皆

也賢君其選焉擇君謂楚靈其選王曰楚靈王言吾

用齊桓用會召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

左師即宋向戌子左師曰小國習之言我

產即鄭公孫僑此禮大國用之楚大國選敢不薦聞敢不

其其所聞言所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

也宋公爵故獻子產曰小國共職言鄭小

其其所我業敢不薦守敢不薦獻其所獻伯

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

從言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合左師即

之異

合諸侯之禮故子產善相小國子產即公孫儵獻伯

子男會小國之禮故謂相去聲王使椒舉侍於後以

規過椒舉侍於王後以規正卒事不規終

規事無所主問其故楚王問椒舉對曰椒舉

禮合諸侯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左師子產

皆楚所又何以規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

至宋太子佐王田於武城楚靈王田獵於武城之地久

而弗見久不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王使

往王從其言曰屬有宗祀之事於武城適屬

也言適田獵以供宗廟之事寡君將墮幣焉後至

幣乃相見因諸侯會輸敢謝後見及時相見

徐子吳出也吳女以為貳焉楚靈必徐為

故執諸申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自

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

晉文也皆所以示諸侯禮也皆以禮諸侯

所由用命也此諸侯所由夏桀為仍之會

公齊桓

仍國名夏桀有緡叛之緡國名有緡見商

會諸侯于仍其無禮而叛之紂為黎之蒐紂黎東夷國名商東夷叛之東夷

而見其無禮周幽為大室之盟大室中岳也皆所以示諸

侯于戎狄叛之戎狄見其無禮而叛之

侯汰也皆以汰後示諸諸侯所由棄命也

絕其命所由棄今君以汰今楚王以汰無乃

不濟乎無乃不能王不聽楚王子產見左

師鄭公孫僑曰子產吾不患楚矣言我今

為患汰而復諫復恨也汰後而復恨以不

過十年知其不能過十年左師曰向然是

言不十年後汰後其惡不遠其惡不遠

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善亦如之善不積下

故亦如惡德遠而後興德及遠方則人歸

靈王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見經宋太

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也時晉之

以於楚宋太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楚

三十一

伐吳以答見慰。○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

華音化從去聲。申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八月甲申克之克朱，執齊慶

封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而盡滅其族。楚假大義為齊討慶封，故盡滅慶氏之族。將戮慶封，明正典刑。

椒舉曰：臣聞無報者可以戮人，無報者可以戮人，無報者可以戮人。

指者而後慶封唯逆命，性不其順，是以在此。此齊而在此，其肯從於戮乎？而從於戮乎？播於諸侯，首播揚其惡於諸侯焉用之。

○安用如此？王弗聽，靈王負之斧鉞，使慶封

鉞以徇於諸侯，侯使以爲戒，使言自言其罪，曰：無或如齊慶封，慶封言無得如齊，弒其君

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弱其孤，幼小而輕弱，以盟其大夫，襄二十五年盟于大

封曰：慶封亦言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言無得如楚，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麋，康王之子麋，乃其兄而代之，其位以盟。

○馬音煙。王弗聽，靈王負之斧鉞，使慶封鉞以徇於諸侯，侯使以爲戒，使言自言其罪，曰：無或如齊慶封，慶封言無得如齊，弒其君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弱其孤，幼小而輕弱，以盟其大夫，襄二十五年盟于大

封曰：慶封亦言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言無得如楚，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麋，康王之子麋，乃其兄而代之，其位以盟。

○馬音煙。王弗聽，靈王負之斧鉞，使慶封鉞以徇於諸侯，侯使以爲戒，使言自言其罪，曰：無或如齊慶封，慶封言無得如齊，弒其君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弱其孤，幼小而輕弱，以盟其大夫，襄二十五年盟于大

封曰：慶封亦言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言無得如楚，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麋，康王之子麋，乃其兄而代之，其位以盟。

○馬音煙。王弗聽，靈王負之斧鉞，使慶封鉞以徇於諸侯，侯使以爲戒，使言自言其罪，曰：無或如齊慶封，慶封言無得如齊，弒其君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弱其孤，幼小而輕弱，以盟其大夫，襄二十五年盟于大

封曰：慶封亦言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言無得如楚，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麋，康王之子麋，乃其兄而代之，其位以盟。

○馬音煙。王弗聽，靈王負之斧鉞，使慶封鉞以徇於諸侯，侯使以爲戒，使言自言其罪，曰：無或如齊慶封，慶封言無得如齊，弒其君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弱其孤，幼小而輕弱，以盟其大夫，襄二十五年盟于大

封曰：慶封亦言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言無得如楚，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麋，康王之子麋，乃其兄而代之，其位以盟。

○馬音煙。王弗聽，靈王負之斧鉞，使慶封鉞以徇於諸侯，侯使以爲戒，使言自言其罪，曰：無或如齊慶封，慶封言無得如齊，弒其君齊崔杼弒其君慶封，其黨弱其孤，幼小而輕弱，以盟其大夫，襄二十五年盟于大

封曰：慶封亦言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言無得如楚，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麋，康王之子麋，乃其兄而代之，其位以盟。

諸侯為會以王使速殺之靈王惡其言遂以

諸侯滅賴侯滅賴國賴子面縛銜璧賴子

君自縛惟露其面手縛士祖與親從之士祖與

故曰縛銜璧以為費士祖與親從之與戰

以從賴子之後示歸死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故造王

問諸椒舉靈王問椒舉對曰椒舉成王克許

楚成克許在信六年許信公如是許信公面縛王親釋

其縛成王親解受其璧受其璧而拔焚其櫬

焚其所與之棺王從之靈王從椒遷賴於鄢遷賴於鄢

楚子欲遷許於賴靈王又欲遷許使闔

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闔韋龜子文

築城於賴之地而歸申無宇曰申無宇楚禍之首

國之禍始禍將在此矣將在此召諸侯而來召諸

會而諸侯皆來伐國而克伐其邑城竟莫校築

於外竟諸侯莫王心不違王之欲心民其

與爭竟音境王心不違民其

居乎言將有事不使民之不處民不處其

誰堪之其誰能當不堪王命民不堪乃禍亂

也乃禍亂也○九月取鄆見經言易也言易

莒亂莒國有亂著丘公立即去疾而不撫鄆不

鄆撫鄆叛而來鄆不堪命故曰取故書凡

克邑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不用大師○

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

魯之田賦田賦國人謗之鄭國之人曰其

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已為蠆尾謂子產重

姓如蜂以令於國出丘賦國將若之何人

將不盡其子寬以告子寬大夫子產曰

何害言若利社稷苟利鄭國死生以

之守而用之且吾聞且我為善者不改

其度欲為善者不改故能有濟也故能有

民不可逞使民心不可度不可改使度不可

詩曰詩逸禮義不愆苟於禮義何恤於人

言於人吾不遷矣子產自以為為權制

故不渾罕曰即子國氏其先亡乎民

子一庶以父字為氏也。君子作法於涼。涼，薄言。其斂怨於民先也。君子作法於涼也。言君一子作法，什一其薄。其敝猶貪。其流敝猶作。取民務從其薄。法於貪。今子產作賦，敝將如之何也。又將如之何言，不姬在列者，列國者。蔡及曹，滕三國。其先亡乎。如而亡乎。偏而無禮，僂。楚曹滕偏宋，又鄭先衛亡。鄭當先，偏而無禮，以爲之本。鄭先衛亡，衛而亡，偏而無法。鄭偏於晉楚，而政不率法。循於古法，而制於心。而以私心，民各有心，必不服從。何。

上之有時何以救急渾罕譏之正道○冬吳

伐楚吳夷昧入棘櫟麻棘櫟麻皆楚東鄙

以報朱方之役朱方役在楚沈尹射奔命

於夏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具兵

箴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

鍾離以音石遠啓疆城巢城巢亦然丹城州來

然丹鄭穆公孫襄九年東國水東國即賴

時大不可以城不可與城彭生罷賴之師

高國曰九之字上當脫十三字

彭生楚大夫罷今秋○初穆子去叔孫氏

先在下成十一年穆子及庚宗及魯東之地遇婦

人婦人遇使私為食私為設食而宿焉

而託問其行婦人問穆告之故辟僑如之

故哭而送之以婦人聞而哭適齊適齊既娶

於國民姓穆子娶焉生孟丙仲壬子長

孟丙次夢天壓已墜壓已弗勝勝不能

音升顧而見人而有人見黑而上僂而色黑

上僂僂○深自而豶豕○深布口象號之

曰牛○號如字又平聲助余助我乃勝之

乃能且而皆召其徒召其徒黨而視之無

之與所夢相似且曰志之且識其事及

宣伯奔齊宣伯即僑如穆子之饋之致饋

於宣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人之故

將存吾宗將存叔孫必召女歸魯○女音

汝下召女何如以處之對曰穆子願之

同

又矣言兄始為亂已則有魯人召之果召

穆不告而歸不告而歸既立丙仲壬魯召之

立為卿襄二十所宿康宗之婦人獻以雉年

康宗之婦人以問其姓問有子也蓋問婦人有子

否對曰婦人余子長矣言我子己二年長矣

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十一年豎牛方五六歲

捧音召而見之乃召其子則所夢也而黑

儂深目猥喙未問其名未問其名號之曰牛

試號其名曰唯牛應皆召其徒穆子皆

黨使視之使視其相貌遂使為堅堅小臣也使

傳言從夢有寵穆子以牛應長及牛使為

政使為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即齊

與叔孫相歸叔孫未逆國美未逆孟丙仲

歸子明取之子明即公孫明娶故怒故穆

怒其子長國美所生之子而後使逆之而

使人迎于田於丘猶穆子甲獵於丘猶遂

子以歸

言兄始為亂已則有

不告而歸

所宿康宗之婦人

問其姓

對曰

能奉雉而從我矣

召而見之

未問其名

試號其名曰唯

使視之

有寵

政使為公孫明知叔孫於齊

歸子明取之

怒其子長

而後使逆之

遂

遇疾焉遇疾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豎牛欲亂

叔孫氏而強與孟盟豎牛強與叔孫氏長子

上聲不可孟丙叔孫為孟鍾叔孫為其子

為去曰謂孟丙爾未際叔孫言孟丙汝未享

大夫以落之以豎牛諸大夫以落新鍾使孟既

具孟丙既使豎牛請曰孟丙使豎牛請入

弗謁豎牛既入弗出命之日許無叔孫以

及賓至及孟丙享聞鍾聲叔孫不知

聲而牛曰牛詐答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謂

將往將自往牛止之豎牛止穆賓出及孟

實使拘而殺諸外穆子以孟丙實享公牛

又強與仲盟豎牛又強與仲不可仲壬仲

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壬

官公與之環公賜仲壬使牛入示之使豎

入示叔孫入示豎牛既入出命佩之豎

牛以賜環豎牛既入入示叔孫出命佩之豎

入示叔孫出命佩之豎

既此則詐稱叔牛謂叔孫豎牛詐謂見仲

而何見仲王如○叔孫曰何為怪牛言

曰豎牛詐不見言叔孫不見既自見矣仲王

公與之環見上而佩之矣而仲王佩

遂逐之叔孫怒遂奔齊仲王疾急及叔孫

命召仲命召仲牛許而不召豎牛既許

杜洩見杜洩叔孫氏告之飢渴牛不食叔孫

授之戈叔孫以戈授杜洩對曰杜洩求之

而至言飲食可又何去焉何以去豎牛為

豎牛曰夫子疾病夫子謂叔

不欲見人惡見使實饋于个而退个東

牛弗進豎牛不進則

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十一月癸

丑叔孫不食叔孫穆子自乙卯卒絕糧而

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

公使杜洩葬叔孫公使杜洩為穆豎

牛相去

言飲食可

何以去豎牛為

夫子謂叔

豎牛不進

寫器令空示若叔孫

叔孫穆子自

昭子豹之庶子叔孫

公使杜洩為穆

相去

不亦左乎

小山曰左子謂通

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叔仲昭子即叔仲

家臣堅牛使惡杜洩於季孫賂此二人人孫同志故使

人惡之於季而去之而以計逐杜洩將以

路葬杜洩欲用之以葬且盡卿禮且盡

禮南遺謂季孫南遺欲惡杜洩曰叔孫未乘

路言叔孫穆子葬焉用之死又安用且

冢卿無路無所賜介卿以葬介卿也

叔孫乃不亦左乎左不便也言季孫曰然是

遺之使杜洩舍路杜洩置路不捨不可

肯舍路曰且言夫子受命於朝夫子受命於

朝而聘于王在襄二十王思舊勳禮而念其

先人之而賜之路而賜之命復命復使命

而致之君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襄公

室不敢逆王而復賜之叔孫使三

官書之使魚之吾子為司徒吾子謂

徒為司實書名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

三官季孫叔孫孟孫

五十八

二十一

正夫子謂叔孫時為書服車服之器孟孫
 為司空孟孫時以書勳以書其今死而弗
 以不令叔孫死而是棄君命也是并吾君賜
 書在公府而弗以在公府而弗用是廢
 三官也是廢三官若命服若命車生弗敢
 服穆子之生既死又不以穆子既死又將
 焉用之此將安所乃使以葬季孫不能
 葬穆子季孫謀去中軍季武子以三軍為
 中軍不便謀去中軍

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夫子謂叔孫固欲
去中軍。誣叔孫以

媚季孫也。
去上一擊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四十八

杜云城陽平昌縣西南
有防亭姑幕縣東
北有茲亭

音註全支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四十九 梅谿林堯叟唐翁

魯昭公五

經五年甲子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
立中軍至是

舍之舍中軍從祀先公皆善辭也微國史無
以知舍中軍為季氏專魯從祀先公為陽虎
專季氏也○楚殺其大夫屈申書以名
罪之○公如

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婁防
茲莒邑

邑○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

音註全支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四十九

昔師于蚡泉蚡泉魯地 ○秦伯卒景公卒 子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

人伐吳也越始見經而常壽過得稱人越驟強

以困吳者楚謀之失也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罷中軍季孫稱

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舍音捨下同甲公室也室故公

甲愈毀中軍于施氏季氏不欲親其議勅

置之計又成諸臧氏成於臧氏皆季孫力之

謀初作中軍先在襄十一年三分公室魯之分

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

入於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

半焉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舍今中軍四分

公室四分魯季氏擇一季氏簡擇二子各

一叔孫氏孟氏皆盡征之國人皆盡而貢

于公三家隨時貢以書使杜洩告於殯告

孫穆子曰書穢子固欲毀中軍子謂叔孫

左傳卷之九

軍既毀之矣中軍矣敢告敢以杜洩曰未

子唯不欲毀也夫子謂叔孫惟其故盟諸

僖闕盟于魯僖誚諸五父之衢襄十一年

受其書而投之投棄之不以告帥士而哭

之痛叔孫之見誣故哭叔仲子謂季孫仲帶受監牛

乃曰帶受命於子叔孫仲昭

命於叔孫穆子曰此曰字詛稱葬鮮者自

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季孫命

命使後西門

杜洩命杜洩葬叔杜洩曰卿喪自朝喪必

從生存存朝魯禮也此魯國吾子為國政子

謂季孫為未改禮典禮而又遷之而易其法

群臣懼死羣臣懼得不敢自也自從既葬

而行既葬叔孫而杜洩去適仲至自齊仲

而父喪季孫欲立之欲立仲壬為南遺曰

叔孫氏厚言叔孫氏若則季氏薄則季氏

薄彼實家亂實其家自亂子勿與知季子謂

三

但勿與知其禍禍與音預不亦可乎言其可也南遺使國

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

氏之虛於司官射之司官射仲壬中目而

死仲壬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

與南遺豎牛取叔孫氏昭子即位昭子即叔孫姑

朝其家衆朝叔孫氏之家衆曰豎牛禍叔孫

氏言豎牛為禍使亂大從使亂大和殺適

立庶殺適謂殺孟丙仲壬適子也又披

其邑披折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將

以赦罪將以求罪莫大焉其罪莫大於此必速殺

之速殺豎牛豎牛懼豎牛聞奔齊乃出孟仲

之子孟丙仲壬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殺豎牛於齊界上塞關

之外塞去聲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

首於寧風之棘仲尼曰仲尼聞叔孫昭子

之不勞叔孫昭子即叔孫姑不可能也言據其

不可周任有言傳舉先賢周任之言曰為政者

不可周任有言傳舉先賢周任之言曰為政者

周任有言曰

四

昭子死不以為功

言人之知不賞私勞有私勞於己不罰私

怨者不加之罰詩云雅柳詩大有覺德行

也言人有覺直之四國順之順從之

穆子之生也先時叔孫莊叔以周易筮之

之謙三艮下坤上謙明以示卜楚丘

大夫曰楚丘觀是將行此子主而歸為子

祀而後歸奉以讒人入其歸也當與讒

之謙三艮下坤上謙明以示卜楚丘

明申也淮南子曰至

於悲念是謂明也
日中當至食時
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
卑人定為與黃昏為
隸日入為僚哺時為僕
日昃為士室陽中日出謂
不在第尊三公之職其

其名曰牛讒人當卒以餒死其終也此子

明夷蓋明夷日也離為日明入地日之數

十自甲至癸故有十時十一日之中分為亦

當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為卿雞

為隸日入為僚哺時為僕日昃為臺自王

已下王天子也天子至尊故其一為公諸

侯降於天子故其三為卿卿大夫也降於

其位居於第二其三為卿諸侯故其位居

於第一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食日為二

融也離在坤上曰在
地中之否又曰為謙
道甲退故曰明而未
融未融故曰其當
且乎

食時之日且白為三且時之日明夷之謙

為二公位。且白為三為三知位。明夷之謙

象又在坤下日在地中之明而未融融明也

退故曰明其當且乎故曰為子

祀故當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日為

鳥商變為謙日故曰明夷于飛明夷于飛

明而未融於日為故曰垂其翼於鳥為象

日之動其動不爽君子象之故曰君子于

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當

三在且鄉位當三故曰三日不食且位在

食時故曰離火也離為火艮山也艮為山

離為火故為南方火焚山離變為艮山敗

火焚山則草木於人為言敗言為讒

良為離所焚故曰有攸往言有所往故主

人有言往而見燒故言必讒也言而見則

純離為牛故言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則

亂則讒勝世勝將適離故知勝將適離故曰

離勝譬世勝將適離故知勝將適離故曰

其名曰牛純一禽為牝牛故知其名曰謙不

足謙道主退故飛不翔飛不翔鳥而謙故垂不

峻鳥翼垂下翼不廣能廣遠故曰其為

子後乎不遠不高不廣吾子亞御也莊叔

世為魯抑少不終且一日正一御之位莊叔亞

引之而楚字以屈申為貳於其楚靈主以

貳心乃殺之申以屈生為莫敖生屈建

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子蕩即遠罷使

晉女於過鄭遠罷屈生過鄭伯勞子蕩于汜

汜地勞去聲下同勞屈生于菀氏又弗

地所以別勞二使者盡敬也晉侯送女于

邢丘晉平公親送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

邢丘子產相鄭簡公會晉平公如晉即

而往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無失禮

揖讓之晉侯謂女叔齊女叔齊即同馬曰

魯侯不亦善於禮乎言魯侯知禮對曰女齊魯

二一
七

侯焉知禮

言魯侯安能知禮焉

公曰何為

言何為不知禮

自郊勞至于贈賄

始自郊勞至于贈賄

禮無違者

之禮無有違失何故不知

何故謂之對曰是儀也

言損讓進退此儀文也

不可謂禮

不可謂禮禮經禮為道

所以守其國

所以保守其國

行其攻令

其政令而為之節

無失其民者也

固結其民心而為之節防今

政令在家

今魯國政令在大夫之家

不能取也

有子家

羈伯也其人甚賢

弗能用也

弗能舉而用之此言昭公不知禮無以守其國家

奸大國之盟

元年會陵盧小國

謂伐莒取鄆

利人之難

昔之亂而取鄆

不知其私

不自知其有私難此言昭公不知禮無以守其國家

行其政令

公室四分

民食於他

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

思莫在公

羣臣思慮莫在公家思去聲

又如不圖其終

無為公謀終始者此言

為

國君難將及身

昭公雖為國君

不恤其所

不知憂恤禮之本末

將於此乎在

凡禮之本與末

在恤民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惟是知而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惟是知而

習儀言善於禮今晉君乃以魯為急不亦遠乎言其速也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於禮也

叔齊託魯以諷誦故君子○晉韓宣子如以叔齊為知禮之本求楚送女韓宣子即韓起叔向為介介也鄭子皮子鄭子過鄭故鄭二子迎必於索氏之地○太音泰下

大叔勞諸索氏於索氏之地○鄭子過鄭故鄭二子迎必於索氏之地

同勞去聲大叔謂叔向鄭子大叔曰楚主汰侈言楚君若果已甚言楚靈王驕子其戒之子謂叔向

向曰汰侈已甚言楚君若果身之災也適

以其自禍焉能及人安能害及於人○若奉吾幣若奉我晉國幣慎吾威儀謹我奉使揖守

之以信道守之行之以禮節行之敬敬

始而思終敬其始而終無不復皆事雖已終皆事雖已終

從而不失儀順從而可象之儀敬而不失威敬恭

而不可失吾道之以訓辭先王訓辭道奉之先王訓辭道奉之

以舊法奉使舊法考之以先王考先王之禮

成度之以二國度音晉楚之勢以雖汰楚子朝
 王驕汰楚子朝若我何我其何如及楚至楚楚子朝楚子朝
 其大夫楚靈王曰晉言晉之吾仇敵仇敵
 也我之仇怨苟得志焉苟得志焉無恤其無恤其
 他不用顧今其來者來送女者上知上大上知上大
 夫也韓起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我若
 起之足門而以羊舌肸為司宮而加叔向
 使之守門而以羊舌肸為司宮以宮刑使
 為司宮年古足以辱晉足以示恥吾亦得吾亦得
 盼即叔向

志矣我亦可以可乎問羣臣大夫莫大夫莫
 楚諸大夫楚諸大夫遠啓疆曰可遠啓疆曰可苟有苟有
 其備苟有何故不可何故不可耻耻
 夫不可夫不可無備無備况耻國乎况耻國乎
 况耻國乎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是以聖王務行禮
 而不求恥人而不求恥人朝聘有珪朝聘有珪
 圭圭信上信上公公圭九寸圭九寸聘圭八寸聘圭八寸侯伯圭七寸侯伯圭七寸
 聘圭六寸聘圭六寸子男子男琮璧五寸琮璧五寸聘璧四寸聘璧四寸臣臣
 降於君降於君享享覲有璋覲有璋享享覲有璋享覲有璋
 一等也一等也享覲有璋享覲有璋所所有杜杜也也以為以為

既朝聘而享享見也其義皆通規音眺小有述

職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述職也大有巡功天子巡

之功巡功也設机而不倚進朝聘之禮有設机

亡而聘禮有其畧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

大禮也質明而始行日幾中而後禮成

設机而不能倚机几也故爵盈而不飲

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敗人宴宴有好貨

饒而不敢食故爵盈而不飲服車馬在客所無餐有陪鼎

鼎所入有郊勞出有贈賄賓

則贈之禮之至也凡此者皆聖王國家之

敗凡國家之失之道也失此朝聘則禍亂

興則禍亂由城濮之役在僖晉無楚備

晉恃其勝而以敗於邲邲在宣無楚備

之後宣楚無晉備楚恃其勝而以敗於

邲在成自邲以來自邲晉

不失備晉不而加之以禮加之以

重之以睦重之以是以楚弗能報楚無

報

鄢陵而求親焉而求與親既獲姻親楚既得
之役又欲取之使以下辱其以召寇讎以召
之親又欲取之使以下辱其以召寇讎以召
使為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重此則下
賊仇讎孰重若其人若以敵晉取之可也辱之
於此亦可若其未有可以敵晉也君亦圖之
為也君謂靈王晉之事君晉國服君臣曰可矣臣
蓋命度之言之其求諸侯而麋至謂四年會申楚求
亦可矣亦音君求昏而薦女諸侯則麋羣而至君親
○麋羣上又音君

送之晉平公親送上卿及上大夫致之韓起
及叔向上大夫致女猶欲取之猶欲辱其君其亦有
備矣君謂楚靈亦有不然苟不柰何其如
韓起之下韓起上卿趙成趙武中行吳荀
子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下羊舌
肸之下羊舌肸上大夫祁午張趯籍談女齊
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八子皆晉大夫
墳皆諸侯之選也言皆非韓襄為公族大

夫襄韓無忌子也韓須受命而使矣須起

子雖幼已任出使去聲箕襄邢帶二人韓叔禽叔

椒子羽皆韓起也皆大家也皆晉之韓賦七

邑韓襄起之子箕襄邢帶二人韓叔禽叔皆韓起子凡

七人皆成縣也皆百乘羊舌四族銅鞮

皆彊家也皆百乘晉人若喪叔向叔魚叔

韓起揚旰晉人若喪失二子揚旰即叔向

五鄉八大夫五鄉趙成以下八輔

韓須揚石石叔向子食我石也因其十家九

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舉大數長轂

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其餘四十縣計晉

遺守四千遺餘也計餘守國者

奮其武怒奮其師武以報其大恥以

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

伯魏舒帥之中行伯即荀吳與其蔑不濟

君將以親易怨楚君將失

矣其無不可

夫襄韓無忌子也韓須受命而使矣須起
子雖幼已任出使去聲箕襄邢帶二人韓
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也皆晉之韓賦七
邑韓襄起之子箕襄邢帶二人韓叔禽叔
皆韓起子凡七人皆成縣也皆百乘羊舌四族
銅鞮皆彊家也皆百乘晉人若喪叔向叔魚叔
韓起揚旰晉人若喪失二子揚旰即叔向
五鄉八大夫五鄉趙成以下八輔

韓須揚石石叔向子食我石也因其十家九
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舉大數長轂
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其餘四十縣計晉
遺守四千遺餘也計餘守國者
奮其武怒奮其師武以報其大恥以
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
伯魏舒帥之中行伯即荀吳與其蔑不濟
君將以親易怨楚君將失
矣其無不可

雖敵實無禮以速寇實無禮於晉而未有
其備而未有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使楚之禽
遺晉之先真以逞君心君以逞快楚何不可之有
禽獲之先真以逞君心君以逞快楚何不可之有
及說何有不可也王曰不穀之過也靈王感
言其甚不可也大夫無辱謝遠啓疆厚為韓子禮
過失也厚為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傳
厚為韓起禮起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傳
之多知禮起而不能楚靈王不亦厚其禮禮
教音傲禮起而不能楚靈王不亦厚其禮禮
其贈賄禮起韓起反韓起自鄭伯勞諸國鄭伯勞諸國
之禮禮起韓起反韓起自鄭伯勞諸國鄭伯勞諸國

善人

鄭簡公迎勞韓起辭不敢見奉使未及命
於此勞去聲辭不敢見故辭不敢見
鄭伯音現禮也得奉使鄭罕虎如齊即子
娶於子尾氏子皮自晏子驟見之晏平仲
子陳植子問其故陳植子問晏子對曰晏
皮數見子皮之故對曰子
答能用善人謂子皮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此民人之宗主也宗主也○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
奔見經牟夷非卿而書牟夷非莒尊地也
尊重也重地故書以莒人尊人愬于晉魯人愬

左傳卷之七

十四

謂授政

美于晉侯欲止公平欲執魯范獻子曰
即范不可言不可人朝而執之因人來朝
執也是誘人而討不以師欲討魯罪而誘
以成之而誘他人情也是怠情而為盟主
而犯此二者此誘惰二者無乃不可乎
言其甚也請歸之請歸魯侯問而以師討焉待晉
而以師討魯乃歸公魯公秋七月公至自
晉告至晉人來討討魯受年不設備不設

故戰戊辰叔弓敗諸蚡泉叔弓敗晉師晉
未陳也嫌君巨異故重○冬十月楚子以諸
侯及東夷伐吳見經以報棘櫟麻之役在
辛遠射以繫揚之師會於夏汭遠射楚太
之師會楚子夏汭見越大夫常壽過師夫以繫揚
四年傳註○射音石越大夫常壽過師師
會楚子于瑣瑣楚地傳見經書越人乃常
聞吳師出出師吳人遠啓彊師師從之從吳
遽不設備戰守不備吳人敗諸鵠岸鵠岸

有鵠尾者，兵人。楚子以駟至於羅汭。羅汭，楚
 敗遠啓疆之師。靈王聞敗，乘傳車，赴師。至，
 於羅水之內。駟音日。吳子使其弟慶
 由犒師。吳使慶由犒勞楚師，反。楚人執之。執，楚人
 慶將以蒙鼓，將殺。王使問焉。王使靈
 由問於曰：女卜來，吉乎？得言
 對曰：吉。言得。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
 邑，將以兵伐吳，卜之以守龜。卜之以守國
 狩，不曰：命龜，余亟使人犒師，言我急使人
 同。

請行，請使以觀王怒之疾。徐以觀楚王
 而為之備。而為之備。尚克知之。其意言，吳
 如龜兆告吉，得吉兆，而曰：克可知也。事必
 可預知。此龜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楚君若
 好，使並去聲。滋，澈邑休殆。楚怒不疾，是
 滋益其休。而忘其死。亡無日矣。
 吳之滅，亡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楚盛也，今
 將不久矣。馮，如雷震。馮，音憑。虛，執使臣。奉使使之。

三下 豐鼓將以其血則吳知所備矣則其疾必
為戰守 敵邑雖羸雖曰羸弱若早修完若
之備矣 其城郭其器備其可以息師其可禦楚難易
修治 其器備其可以息師其可禦楚難易
完全 其器備其可以息師其可禦楚難易
 有備度事勢之難易而可謂吉矣謂得吉
有 其備易去聲而可謂吉矣謂得吉
 矣且吳社稷是卜且吳之利否豈為一
人非為我一人之使臣復豐軍鼓若我得
人利否為去聲使臣復豐軍鼓若我得
豐軍而敵邑知備而吳人知設以禦不虞
鼓 而敵邑知備而吳人知設以禦不虞
以禦 而敵邑知備而吳人知設以禦不虞
虞 而敵邑知備而吳人知設以禦不虞

之中龜國家之其何事不下言常一臧一
否或臧善或否否其誰能常之不可必
否 或臧善或否否其誰能常之不可必
 城濮之北城濮二十八年楚與晉戰其報在
其報效乃在於邲今此行也為此行也
邲戰 乃在於邲今此行也為此行也
 其庸有報志其用有報乃弗殺為弗殺楚
師濟於羅洑楚子師自沈尹赤會楚子
沈尹赤楚大夫師於萊山遠射
以師來會楚子師於萊山遠射
 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南懷楚界遂射
帥繁揚 之師先入南懷南懷楚界遂射

音石射楚師從之楚師見遂射先及汝清音石射楚師從之進遂從其後

亦楚界楚師皆至汝清之界將伐其兵不可入兵有備楚子

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楚靈王遂示

池是行也此役兵早設備守之備楚無

功而還楚不能勝以蹇由歸由歸楚楚子

懼兵楚靈王懼使沈尹射待命于巢沈尹君

射居巢邑以待射居巢邑以待遂啓彊待命于雩婁又使遂

待兵師奔命雩婁以待禮也知難有備秦右子復

兵師奔命禮也守國之禮

歸於秦元年秦鍼奔景公卒故也右子懼

公故景公卒而歸終五稔之言

經六年乙丑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文公卒

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平公立

無傳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

遂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楚

燕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見經吊如周

盟把與魯會再同盟當赴吊但魯然知禮也
 盟因晉取其田故以吊如同盟發傳禮也
 不廢喪紀也大夫如秦葬景公魯使大夫如秦會葬禮
 故曰禮也也大夫如秦葬景公魯使大夫如秦會葬禮
 也合先王士帛木○三月鄭人鑄刑書刑書於鼎以爲叔向使詒子產書持書詒遺
 國之常法子始者惟產以爲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持書詒遺
 產曰始吾有虞於子子產度也言準度今則
 已矣已止也今則昔先王議事以制昔者
 臨事定議不爲刑辟不爲刑辟不象設制刑之懼民
 以制其刑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此
 之有爭心也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此

此篇之指也

猶不可禁約而禦止是故閑之以義防閑以義
 以政糾舉以政行之以禮施行以禮守之
 以信謹守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之以仁
 得中其制制爲祿位以勸其從以勸其
 都嚴斷刑刑嚴斷以威其淫以威其淫
 懼其未也猶恐其未盡故誨之以忠以忠
 道示之聳之以行以善惡之行教之以
 務教之急先之務以時所使之以和使之以和臨

強當作疆

左四十九

之以敬其，瞽民也主泣之以強施其泣事也
 守之以斷以義斷恩為剛其斷事
 強毅以剛也剛強而不過於義
 猶求聖哲之上上，公王也猶求聖明察之
 官官，卿大夫也明察忠信之長忠直誠信
 邑之長慈惠之師慈祥惠和者為師民於
 是乎可任使也然後民知尊君親上可任可使而不生禍
 亂禮義洋溢民知有辟刑之定法則不忌
 於上權制於法故並有爭心皆因危義以微

之國也其本並作並

於書於徵驗而徼幸以成之並緣徼幸以
 弗可為矣如此則有罪者或至幸免無罪
 夏有亂政既亂而作禹刑乃著禹之法而
 商有亂政既亂而作湯刑乃著湯之法而
 周有亂政既亂而作九刑乃取文武之法
 按書呂刑周穆王享國百年三辟之興
 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恐即此也
 夏殷周三代皆救世也世之事言不
 刑書之起於始世之世
 今吾子相鄭國吾子謂子產輔相作封

強當作疆

左四十九

之以敬其驥民也主 涖之以強施其涖事也
 守之以斷以義斷之恩為剛其斷事也
 強毅守之以斷 斷之以剛也剛強而不過於義
 猶求聖哲之上上公王也猶求聖明察之
 官官知大夫也明察 忠信之長忠直誠信
之長 慈惠之師慈祥惠和者為師 民於
 是乎可任使也然後民知尊君親上可任可使 而不生禍
 亂禮義洋溢民知有辟刑之定法則不忌
 於上權制於法故 並有爭心皆因危義以微

之國地柱本並作並

於書於徵驗 而徼幸以成之成其緣徼幸
 弗可為矣如此則有罪者或至幸免無罪
 夏有亂政既亂 而作禹刑乃著禹之法而
 商有亂政既亂 而作湯刑乃著湯之法而
 周有亂政既亂 而作九刑乃取文武之法
 按書呂刑周穆王享國百年耄 三辟之興
 荒度作刑以誥四方恐即此也
 夏殷周三代 皆救皆末世之事言不
 刑書之起起於始盛之世
 今吾子相鄭國吾子謂子產輔相 作封疆

在襄二十一年子立謗政四子產作
 產使田有封洫賦國謗之
 參辟世之辟法鑄刑書以爲國法將以
 靖民將以安靖不亦難乎以濟乎詩曰周
 頌我儀式刑文王之德儀善也式用也刑
 將詩儀式刑文王之德法也言文王善用
 其德以日靖四方靖四方之功又曰又舉
 爲法儀刑文王言文王善萬邦作孚也爲
 詩王儀刑文王用其法萬邦作孚也爲
 天下萬民如是既法文王何辟之有何用刑
 國所信如是之德與信何辟之有書爲哉
 民知爭端矣今民皆知爭端將棄禮而徵

杜本五字

於書將棄其禮而錐力之末錐力末至
 微細將盡爭之將盡爭之亂獄滋豐紛亂
 之事將盡爭之以求僥倖亂獄滋豐紛亂
 滋益賄賂並行或以賄賂文致人罪或以
 豐盛賄賂並行或以賄賂文致人罪或以
 行終子之世終子產相鄭其敗乎鄭國必
 也終子之世鄭之世鄭其敗乎有禍敗
 於聞之以我所聞國將亡凡國家必多制必多制
 數改更法制其此之謂乎其此之謂乎其子產鑄刑書
 故民無所從其此之謂乎其此之謂乎其子產鑄刑書
 復書曰子產若吾子之言誠如叔向之
 言僑不才我無才能不能及子孫不能

世子慮吾以救世也世吾以救世也既不敢命不
 能順承教命敢忘大惠敢忘大惠戒之大惠士文
 伯曰晉士文伯火見五月昏見鄭其火乎其
 將有火未出心星大火而作火以鑄刑器而
 而用火鑄器藏爭辟焉藏爭罪火如象之
 作刑鼎之器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不火何為不
 象類也必以類相感而致災不火何為不
 用火必以類相感而致災何為焉夏季孫宿如晉武子季手莒田也
 何為焉夏季孫宿如晉武子季手莒田也
 謝前年受年晉侯享之享燕之禮設有加
 夷邑不見討享燕之禮設有加

籩籩豆之數武子退武子即季孫宿使行
 入告季武子使行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小
 國服事苟免於討苟免於大不敢求貺不敢
 大國賜得貺賜得不過三獻周禮大今豆有加
 今籩豆有下臣弗堪下臣季武子自謂無
 乃戾也此得罪韓宣子曰寡君以為無
 言晉君欲以對曰寡君猶未敢言魯君猶未
 亦禮致權心對曰寡君猶未敢言魯君猶未
 况下臣何况季武子君之隸也晉君年隸

敢聞加貶敢不敢也言不賜固請加禮晉人以為知禮而後卒事而後受事晉人以為知禮晉人以為知禮以季武子子重其好貨重其寡好之○宋人柳有寵柳寺人名有太子佐惡之太子柳之所為華華合比曰合比宋大夫我殺之合比○惡去聲寺人柳以柳聞之寺人柳乃敢用牲埋乃掘地為坎用牲而告公而告宋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

既盟于北郭矣既與華臣為公使視之公使人有焉則信有遂逐華合比遂逐華合比於是華亥欲代右合比奔衛乃出奔衛師也合比為右師亥合比弟乃與寺人柳合比乃與寺人柳從為之徵從而為合比曰聞之久矣言聞合比欲納公使代之使華亥代合比見於左師華亥既為右師見音左師曰女夫也言華亥汝必亡

使当作斯

女喪而宗室而汝也言合比與汝同宗
 喪去於人何有所厚者薄無所不入亦於
 聲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詩曰雅
 女何有故人亦不能愛於汝詩曰雅
 詩宗子維城言宗子之固若城母禪城壞母使宗
 若城之有下同母獨使畏城壞則藩屏皆
 叛之可畏言汝象叛親離亦可
 者至矣言汝象叛親離亦可
 出奔○六月丙戌鄭災伯終士文○楚公子
 棄疾如晉如晉聘報韓子也報前年過鄭過道

鄭國○過如鄭罕虎皮子公孫僑產子游吉大子
 叔從鄭伯以勞諸相相鄭地三子從君
 去聲勞辭不敢見辭不敢當國君固請見去聲
 之鄭伯固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
 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長
 如上卿如見楚以馬六匹降殺見子產即公
 以馬四匹降殺見子大叔即游以馬二
 匹降殺禁為牧採樵禁止牧採樵者採樵不

君子之德也
不學而能
不學而能

入田不犯不樵樹不伐嘉不采不採

不抽屋宇為害不強句句也強強上聲

誓曰與從者有犯命者言有下干犯君子發

君子則廢黜不小人降小人則退舍不為暴

其所得居位不主不恩賓恩患也主不以賓

往來如是法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

至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皆知韓宣子

之適楚也楚致女楚人弗逆楚不使人公

子棄疾及晉竟公子棄疾報聘來晉侯將

亦弗逆晉平公亦欲不叔向曰楚辟人邪

辟音我衷言晉人若何效辟若何效

邪詩曰舉小雅爾之教矣上所教民胥效矣

下皆相效學從我而已從我中正焉用效人之

辟安用效焉音烟書曰逸聖作則則法

人可為法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寧也寧

於天下法而則人之辟乎而法則他人匹夫為善

善人

匹夫之為善

詩上雅
效

單獨一夫民猶則之民猶信之况國君乎

苟能為善以法則况國君乎

何況國君之尊而為法乎乃逆之

乃使迎公子棄疾傳言叔向知禮秋九月大雩旱也

日○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楚靈

王執逃歸懼其叛也楚人懼徐怨怒而叛使遠

洩伐徐遠洩楚大夫吳人救之徐吳救令尹子蕩帥

師伐吳即遠罷師于豫章豫章地而

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南楚之東境也吳人敗其師

于房鍾房鍾地獲官廐尹棄疾

宮廐尹弃疾闕韋龜之非公子棄疾也子蕩歸罪於遠洩而

殺之歸罪於遠洩也冬叔弓如楚聘魯使

且弔敗也弔楚為十一月齊侯

如晉齊景公請伐北燕也告盟主請士甸

相士鞅逆諸河士甸即士文伯與士鞅父范宣子同姓名相士鞅

禮也得敵逆來晉侯許之公許

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齊侯自晉遠

燕伐北燕

將納簡公

簡公即北燕伯三年

燕子曰晏

仲私計不入

言北燕簡公

燕有君矣

北燕已別

立有

民不貳

燕民既無

吾君賄

齊君又有

左右諂諛

齊君左右皆讒

作大事不以信

故作大事而不以誠實之道守之

未嘗可也

齊平傳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九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五上

梅谿 林堯叟 唐翁

魯昭公六

經七年丙寅春王正月暨齊平

平不書必關

而右書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罪齊書伐衛

遂伐晉同圍齊襲莒暨齊平盟于鹹次于伍

氏皆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

月公如楚 叔孫婁如齊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如齊尋舊好 婁音綽又釋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襄公卒於元○九月
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見經齊求之也

齊伐燕燕人賂之反癸巳齊侯次于號從齊平如晏子之言

竟燕人行成求成曰敝邑知罪言燕人

不能服事敢不聽命敢不聽命先君之敝

器敝器瑤瑤瑗請以謝罪請以謝罪公孫首

曰齊大受服而退姑受而退俟釁而鼓後

後再動可也其亦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

水名齊燕為燕人歸燕姬燕人嫁女賂以

瑤瑤玉也瑗瑗玉也櫝櫝也也瑗玉也賂以

假音不克而還不克納簡楚子之為令

尹也楚靈王之為為王旌以田析羽為旌

於軫蓋子圍為令尹羊尹無字楚羊尹斷之

無字名也斷子圍曰一國兩君王旌是為

國兩其誰堪之楚國何及即位靈主為

章華之宮為宮名納亡人以實之納有罪

者以實無字之閣無字守門閣也有

無字執之無字就宮有司弗與王官之不肯以

與之曰執人於王宮且謂無字就其罪大

矣罪莫大此執而謁諸王謁告也因執無王將

飲酒歡遇其無字辭謝於王曰天子經略天子

經營天下畧有諸侯正封諸侯封疆有定

古之制也古先之封略之內天子封內何

非君土君者天子諸侯之總名食土之毛

毛草也言食誰非君民何者非吾故詩

曰舉小山推普天之下普大也莫非王土

莫非周王率土之濱濱涯也莫非王臣

莫非周主天有十日自甲至癸人有十等

至等凡下所以事上下之人所以上所以

共神也上之人所以敬共其故王臣公臣者

之以為臣也皆同王者公臣大夫大夫侯國

至尊故所臣者公侯之屬大夫謂能理庶事士謂能得臣之七臣皂謂

大夫謂能得臣之大夫臣士故大夫得臣之皂謂皂謂

也皂與衆也謂佐與臣與臣隸隸謂隸隸謂

臣臺臺給臺下廡役所馬有圍養馬牛有

牧養牛以待百事上下相承所今有司曰

今王有女胡執人於王宮言汝何敢執人

汝將焉執之如此則將安所執其周文王

之法言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

有亡人當所以得天下也蓋用此法吾先

君文王楚文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各僕

為隱匿亡人之法曰盜所隱器得之器與

盜同罪其罪與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

汝若從有司今若從有是無所執逃臣也

則是臣僕逃亡不逃而舍之臣僕逃亡而

是無陪臺也則皆將相帥而逃王事無

乃闕乎國之喪也昔武王敷紂之罪

昔周武王作泰誓三篇數商紂之罪以告諸侯惡於諸侯曰

紂為天下逋逃主言天下之有罪而逋竄

萃淵藪萃集也中人歸紂如魚集故夫致

死焉故夫人皆欲致死力討君王始求諸

侯今靈王始求而則紂而法則紂無乃不

可乎言其甚若以二文之法取之楚二文

而取盜王之法盜有所在矣亦為盜王曰取而臣

以往而汝也言取汝盜有寵靈王

文之法指我為盜未可得也未可得也遂赦

之遂赦無字為楚子成章華之臺臺今

容城願與諸侯落之官室始成大宰遠啓

彊曰楚太子臣能得魯侯言臣召魯侯遠啓

彊來召公遂使遠啓強辭曰致辭昔先君

成公昔魯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嬰齊楚令

曰吾不忘先君之好言我不忘楚先君將

今國曰桃也
今國曰吉也

使衡父照臨楚國成二年魯使衡父為質於楚以請盟故言照臨

鎮撫其社稷鎮安撫也楚以輯寧爾民

楚國之輯安寧以輯安寧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奉承

以來嬰齊自受命弗敢失墮墮敬之至也

而致諸宗桃奉成公此語曰我先君共王

楚共王靈王父也引領北望楚居南方故引領曰

月以異日以異魯朝傳序相授傳國次序於

今四王矣四王共王康王嘉惠未至朝楚

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一年如楚送康

葬孤與其二三臣時我楚悼心失圖

其心傷悼社稷之不皇皇暇也國有大喪

恤况能懷思君德而况能思念魯今君若

步玉趾趾足也今魯君辱見寡君

寵靈楚國寵光威靈以信蜀之役蜀之言

有致君之嘉惠致魯君之是寡君既受貺

矣是楚君既受魯何蜀之敢望蜀復有質

左五

子其先君鬼神其國先君與實嘉賴之實嘉賴之
實嘉美而實嘉美而豈唯寡君豈唯寡君君若不來君若不來
魯君若魯君若使臣請問行期使臣請問行期期期魯見伐之魯見伐之寡君
不親來不親來將承質幣將承質幣謙言楚君得奉承相見謙言楚君得奉承相見而見于
蜀蜀而見魯於往日盟而見魯於往日盟以請先君之貺以請先君之貺請問
問成公所賜問成公所賜公將往公將往往朝楚往朝楚夢襄公祖夢襄公祖見
何不踐言何不踐言梓慎曰君不果行梓慎曰君不果行果言魯君必不果言魯君必不襄
祭道神祭道神公之適楚也公之適楚也襄公二十八年如楚襄公二十八年如楚夢周公祖而行夢周公祖而行公

道道而後成而後成行行今襄公實祖今襄公實祖昭公祖道昭公祖道為君
其不行其不行將魯君其將魯君其子服惠伯曰行子服惠伯曰行言魯君先
君未嘗適楚君未嘗適楚先君謂襄公先君謂襄公故周公祖以道故周公祖以道
之之以開道以開道之之襄公適楚矣襄公適楚矣今襄公已今襄公已而
祖以道祖以道君而襄公祖祭君而襄公祖祭不行何之不行何之之之往也往也
楚楚又將三月公如楚又將三月公如楚昭公往昭公往鄭伯勞于師鄭伯勞于師
之梁之梁鄭簡公迎勞魯侯鄭簡公迎勞魯侯于師之于師之孟僖子為孟僖子為
介介也也為介相禮為介相禮不能相儀不能相儀之儀之儀相去相去

聲及楚及至不能答楚及郊勞不能答楚及郊

相禮張本○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文經

晉侯問於士文伯士文伯名句晉平公曰

誰將當日食言誰將當對曰伯答魯衛惡

之言二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禍在衛

小公曰何故平公又問何故衛對曰士文

去衛地衛地豕韋也日食於如魯地魯地

也食至降婁之始乃息故曰如魯地故禍

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月故日在

魯實受之魯實受之其餘禍其

大咎其災咎其衛君乎其衛君實魯將上

卿魯將上卿當之八月月衛公曰詩所謂彼

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平公感日食舉

詩兩句以問曰對曰不善政之謂也答言

其義何謂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所謂

不臧者不善政國無政國無政不用善信用

善則自取譴于日月之災則自取譴譴于

食之故政不可不慎也故為政不可務三

而已為政之所先一日擇人選用賢人而用之

曰因民而利之利三日從時順從四時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今公適

馬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謝息為孟

孫守謝息孟僖子家臣為孟孫不可不可

與曰人有言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挈餅

汲者喻雖有挈餅守不假器知不以借人

禮也禮當夫子從君夫子謂孟僖子而守臣

喪邑而守家之臣乃喪雖吾子亦有猜焉

言雖季孫亦季孫曰君之在楚言魯

朝于於晉罪也言晉罪君又不聽晉又不

晉治杞魯罪重矣是增重魯晉師必至必至

以兵來吾無以待之魯必無以待不如與

之不如此間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可復

如吾與子桃子謂謝息言我成反他日取

誰敢有之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是

天子謂孟僖子從之

卷二十一

氏得桃并魯無憂魯無憂而孟孫益邑而孟孫
成爲二也子何病焉何以此爲病辭以無山
益一子何病焉子謂謝息又辭以無山謝
又辭以爲與之萊柞與之萊柞柞音作又昨乃遷
桃邑無山與之萊柞柞音作又昨乃遷
于桃謝息乃晉人爲杞取成不書非公命
○楚子享公子新臺新臺即章華臺楚靈
其使長鬣者相鬣音鬣也欲先奔好以大屈
大屈弓名宴好之賜以大屈之弓也賈云
寶金可以爲劍出大屈也好去聲屈居
多既賜而悔之而楚子遠啓疆聞之楚大
反

啓疆聞楚見公乃見魯侯公語之昭公以
子之中悔見公見音規公語之昭公以
去聲語拜賀啓疆拜公曰何賀魯公因問
對曰齊與晉越言齊與晉欲此又矣欲得
屈之弓寡君無適與也楚君不知而傳諸
君而以大屈君其備禦三鄰三鄰謂齊晉
越將伐魯慎守寶矣謹慎保守此敢不賀
而取之魯公恐下因乃反之乃
乎敢不拜賀魯公恐下因乃反之乃
大屈還楚不敬受傳言鄭子產聘于晉
楚靈主不信所以不終

杜本並以此

即公孫僑晉侯有疾晉平公韓宣子逆客逆也

謂子私焉與子產曰寡君寢疾言晉平公

於今三月矣於此凡三月並走群犛晉所

往祈山神川皆走有加而無瘳病勢有加今夢黃

熊熊音雄獸名亦作能入于寢門入于

門其何厲鬼也問此夢是何對曰子產以

君之明以晉君子為大政子謂韓起其何

厲之有其何鬼神昔堯殛鯀于羽山山羽

在東海其縣西南其神化為黃熊鯀既殛死其以

入于羽淵解者曰獸非入水之物故是

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

能既熊屬入為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

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實為夏郊

父夏家郊祭之三代祀之又通在羣神之數

晉為盟主言周襄晉為盟主其或者未

之祀也乎或者未嘗致韓子祀夏郊晉

侯有間晉侯病差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

昔所貢晉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今段卒故子產歸之於晉○為去聲曰

日君以夫公孫段言在日晉君以鄭為能

任其事為能當其君之事而賜之州田賜

州田在今無祿早世此年正月公孫段卒不獲又享

君德不得永久享受其子弗敢有公孫段

敢以為不敢以聞於君不敢以歸由私致諸

子於韓宣子宣子辭韓宣子辭子產曰古

人有言常言曰其父析薪言其父析薪其

子弗克負荷其子不能背負有荷以歸其

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施豐施也言

當其先其况能任大國之賜而况能任當

賜此之祿縱吾子為政而可吾子謂韓起縱執後

之入謂後代宣若屬有疆場之言若有煩

鄭疆場之事敝邑獲戾將以鄭取而豐民

受其大討此邑必受大討吾子取州若韓

左五

宣子

取此州邑是免敝邑於戾是免鄭國他日之罪而遠置豐

氏也而豐地免受大討以至誅滅敢以為請敢請歸之于晉

宣子受之受州田以告晉侯以鄭歸州田告于晉平公晉

侯以與宣子晉平公以州田與韓宣子宣子為初言初言

謂與趙文子病有之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

樂大心樂大心者韓宣子以州田從樂大心易

原○鄭人相驚以伯有伯有即良霄襄三

是相驚曰伯有至矣言其鬼至則皆走而驚

不知所往驚畏之甚鑄刑書之歲三月在前或

夢伯有介而行伯有被甲而行曰此曰

下至又將殺段壬子六年三月三日余將殺帶也

也皆夢伯有言壬子此年正月余

又將殺段也言我孫段豐氏黨及壬子馬帶

卒及王子馬帶國人益懼鄭國之人益懼

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卒寅公孫

段果國人愈懼鄭國之人愈懼其明年

卒

子產立公孫洩洩子孔之子也年鄭殺子孔今立其子
 使廟及良止良止伯有之子也以撫之撫以
 慰伯有乃止伯有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大
 叔即游吉問子產言鬼子產曰鬼有所歸有宗
 廟則得乃不為厲乃不為惡厲吾為之歸
 也我立二人使有宗夫叔曰即子公孫洩
 何為子孔不為厲子產曰說也此所以立
 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

大義存朱絕者之從政為政之道有所反受民
 後以解說民心可使知之故為政有所反受民
 於正道如立公孫洩之類以取媚也媚
 於民使中媚不信說而後信之不信民苟
 民不從也信而從其言民苟及子產適
 晉及子產至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曰伯
 有猶能為鬼乎言伯有既死尚子產曰能
 故不能言何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始化
 日魄此有既生人之魄陽曰魂魄陰主
 生之初也既生

左五十一

十一

與子皮氏有惡

馬師氏公孫鎮之也襄三十年公孫鎮為馬

師與子皮俱同族

齊師還自燕之月

此年罕朔殺

罕黜

罕朔即馬師罕朔奔晉

殺黜韓宣子

問其位於子產

問罕朔可子產曰君之羈

臣

謂罕朔出奔乃苟得容以逃死

苟得容死何位之敢擇

死

何敢擇所處卿違以禮去

罪

國從大夫之位

降位一等罪人若有罪以其罪

降

罪重則古之制也

此古先之朔於敝邑

罕朔之亞大夫也

大夫其官

罕朔所馬師

居之官也

也

獲戾而逃

得罪鄭國唯執政所實

也

之

惟晉之執政得免其死

得免其死為惠大

矣

矣

其為恩惠又敢求位

豈敢宣子為子

產之敏也

產

韓宣子以子產敏使從嬖大夫

嬖大夫

今從下大夫

但降一等不以罪降秋八

月衛襄公卒

見晉大夫言於范獻子

鞅曰衛事晉和睦

言衛之事晉晉不禮焉

晉不禮焉

子即

和當作焉

晉不加禮於衛庇其賊人賊人謂孫林父而取其

地謂戚田謂襄二十六年晉疆故諸侯

貳諸侯事晉者皆有詩曰常棣小雅鶉鴒在

原鶉鴒離渠也其在原野兄弟急難以喻

相救於急難不可自又曰亦常死喪之

威死喪之可畏兄弟孔懷兄弟至親宜甚

棄兄弟之不睦晉衛兄弟也至親於是乎

不吊於是乎不况遠人方之况遠人誰敢歸之

誰敢望醫今又不禮於衛之嗣嗣新君也

不禮衛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是

絕諸侯不獻子以告韓宣子范獻子以告

諸韓宣子說韓宣子喜悅其使獻子如衛

弔使范獻子如衛且反戚田傳言戚田衛

齊惡告喪于周衛使大夫齊惡以且請命

且請命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成簡公王卿

且追命襄公且追賜策命於襄曰辭

曰叔父陟格陟登也格敬也在我先王之

左右言襄公左右以佐事上帝帝天也言

神諸侯亦受殷五進命余敢忘高圉亞圉諸侯亦受殷五進命

者景王追命衛襄故言○九月公至自楚

公三月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孟僖子不

已病乃講學之乃講習而苟能

禮者從之皆從而師之及其將死也孟

子卒在十四年召其大夫自此以下皆

年事傳終曰僖子禮禮為道人之幹也之

有禮如木無禮無以立身木無幹無以立

其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將有達者

孔子已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

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其祖弗

父何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

公弗父何適子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

也佐戴武宣正考父輔佐宋戴公三命茲益

共三命上卿也言考父位高而益共共音恭下同故其鼎銘云

考父廟之一命而僂初受一命其容再命

而僂及受再命其容僂然僂三命而俯受

於僂此所謂茲益共也循墻而走甚不敢

安行於通都亦莫余敢侮言我亦不敢

於是爾雅云餽饋也於是鼎中鬻於是

云鬻淳麩也於是鼎中以餽余口以爲足

皆言也其共也如是考父恭敬臧孫紇有

統武也

言擧臧武曰聖人有明德者聖人之後而

若正若不當世若不得當世其後必有遠

人其後世必有今其將在孔丘乎其

將在仲尼我若獲我若得必屬說與何

忌於夫子說即南宮敬叔何忌即孟懿子

必屬二子於仲尼使事之而學禮焉從

仲尼習禮以定其位知禮則位故孟懿子

父何與南宮敬叔文說師事仲尼事孔子

仲尼曰仲尼論其事曰能補過者能補益之者

君子也盛德之詩曰君子是則是

效言君子之德可以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孟僖子能補過合○單獻公棄親用羈獻

此詩則效之義○單獻公棄親用羈單靖公之子頃公之孫周卿士也冬十月

辛酉襄頃之族襄公頃公之父此獻殺獻

公總其棄親而立成公○十一月

季武子卒孫宿晉侯謂伯瑕伯瑕即士文

曰吾所問日食言我此年四月從矣從子力

之言衛君魯可常乎可常必對曰士文不

可常言不可六物不同歲時日月星民心不

壹政教殊異故事序不類事序變易官職

不則治官居職同始異終或同其始胡可

常也胡可必詩曰北山詩或燕燕居息燕燕

安閑貌言同為王或憔悴事國詩作盡瘁

惟悴以其異終也如是其所然極公曰何

謂六物平公又問六對曰又文伯歲時日

月星辰是謂也是謂六物公曰多語寡人

言詳以辰而莫同凡謂之辰如此辰木何

謂辰何者謂對曰日月之會一歲之中日

會交是謂辰所會謂故以配日謂以子丑

○衛襄公夫人姜氏姜氏即無子宣姜無

嬖人媯始生孟縶襄公嬖寵之人曰媯始

周又抽始孔成子夢康叔謂已媯孔達之

成子衛孫孔達之孫孫縶也

孫孫縶也夢衛立元康叔使孔成子立元

未余使羈之孫圉又羈孔孫縶子圉與史苟

苟史子相之相元以為君史朝亦夢康叔謂

已史朝衛大夫亦同余將命而子苟而汝

我將命與孔孫縶之曾孫圉孔孫縶即孔

子之曾孫相元相元以為衛君史朝見成子見史朝

成子告之夢史朝以已所夢協朝所夢與

成子所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在

年 媯始生子 媯，襄公之嬖人。始又生子。 名之曰元 媯始

少子乃孟 孟繫之足不良 病弱行跛 孔成

子以周易筮之 孔成子，即烝，鉏以首占。

元尚享衛國 尚，庶幾也。言元主其社稷。

衛之遇屯 震下坎 又曰 再占 余尚立繫

立孟繫 言我庶幾 尚克嘉之 嘉善也。庶幾能善於元。 遇屯

見上 坤下坎上 比屯初九 以示史朝

文註 史朝言筮卦曰 史朝曰元亨 也元亨所筮乃元

周易曰元亨

與繫是 元亨也 又何疑焉 何可疑 成子曰非長之

謂乎 言也 元亨 謂年長非 對曰康叔名

之 所言元乃康叔之名 可謂長矣 善之長也 孟非

人也 孟繫足跛 將不列於宗 不可列 不可

謂長 不可謂 且其繇曰 且屯卦之繇辭有曰 利建侯

立諸侯 於建嗣 吉何建 嗣子有常位故無 建

今既 非嗣也 從吉而建之 是非嗣也 二

卦皆云 謂再得屯卦 皆子其建之 子謂孔

有建侯之文 成子其

從筮而康救命之命名也音康救二卦告
建立之 之建侯之利以筮襲於夢大誓曰朕夢協朕力
必克 武王所用也此周武王所用以得天下 弗從何為若
從之 又弱足者居其跛則偏弱居 侯主社稷
將何為 侯為社稷之主臨祭祀 奉民人奉養 事鬼
神敬事 從會朝從諸侯之會朝 又焉得居其勞如
得居 各以所利孟跛利居元吉利也 不亦
焉音烟 故孔成子立靈公孔成子立元
可乎 可也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音註金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五十



五十一
音韻全表

五十一
音韻全表

